



梅山集
十一

書

廿二七

^ 16
2373
12



和
2873
28-2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答金生

尚九〇辛未

儀禮士昏禮婦升階進拜而書儀始云婦進立于阼階下北面拜蓋襲闕元之禮也溫公亦曰古者拜于堂上今拜于下恭也可從衆以故家禮亦襲書儀程先生嘗云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白雲金氏以爲家人之禮與朝廷別况婦人有事不下堂是禮之大防則今之拜下

恐異乎禮此言恐爲得也竊謂子冠而拜父母父母爲之起故拜于堂上婦奠贄拜舅姑舅姑無答禮故拜于堂下子婦異拜之意無乃出於此耶未敢質言今俗冠昏咸拜于堂上自符古禮可遵也

深衣小帶雖不見於家禮備要而家禮補註曰今人又裁破腋下而縫合之綴小帶於右邊如世俗常服之衣非古制也雖曰非古小帶之所由來久矣爾雅衿謂之衿註云衣小帶而喪大記左衽疏生向左右手解抽帶便也此所謂帶卽是小帶特以爲物小故無所見耳然則未可以深衣玉藻之所不載而謂無

小帶也審矣今俗所謂內外小帶要其稱身而便於服耳未必知所自然自合古意恐不可廢也

點茶之文已見於家禮參禮主婦升執茶筥執事執湯瓶隨之點茶儀節釋之曰古人置末茶於器中投以滾湯用茶筥調之時祭條註有茶盒茶筥茶盤則時祭之亦點茶可知也不曰點茶而曰奉茶者以詳於參禮而變其文耳非謂不點而奉之已也時虞之儀未見其不同

答孫進士

秉曾○辛未

示喻奉悉勿論大事小事事是非得失無敢干政卽

鄙家家法服膺而不失者也居子舍者爲奉晨昏也苟或與聞於公門百事則是豈素位而行哉非私分之所敢出也縱使仰贊而有裨於治化已非子弟之職况無益而有害乎朱先生發唐仲友之案聲罪其諸子之亂政讀之汗發背沾衣雖不至亂政若可否於其間則幾何不至於亂耶執事南國之紀自視何如哉在引人當道之義應不以不聞命爲罪也

答姜靜能 鎮○已亥

竊觀高明氣貌眞醇神明內蘊洵大受之器也尊門自有正學淵源家庭受授之要已有單傳密付於是

焉服習則應自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復焉用他求哉如愚者縱欲爲座下謀其奈倒水羅漢不能自拯何哉然常願倡率同志之士偕底至善之域此意頽頽寤寐如結在餘人尚云乃爾况高明乎竊謂立志以定規模居敬以建大本明理以盡心體克己以養浩氣敦德以造神化五者卽進修之義諦而往哲之所雅言也固若無甚神奇而苟欲造道成德亦不可舍是而可能故爲高明願之應不視以芻狗而忽之也荆園之役得失何居程朱之門教亦多術而未會沮人進取特戒其非義妄作而已信能實從事于聖賢

之學以聖賢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深究理義隨知
隨行則雖做功令之文亦可以發揮經傳何害於心
乎士有不易業而優入聖賢之域者但患無必爲聖
賢之心耳座下家法素已辨別善利如斬釘截鐵雖
則踴俊起舉不應依違苟且如俗下秀才也况高明
所自立已卓然乎然所謂科舉終非第一等十分道
理苟欲自重未老停身恐爲得正未知意下如何李
長汝屢遭見訪神定識透當爲後來之秀儒學種子
賴不殄絕藝園勝敗亦何足道耶

答姜靜能

癸卯二月

盛課尙不離華陽全書否大老之學專出於鄒閩確
守其丈尺爛用其名理如水臨萬仞當下卽下無一
毫依違苟且底意且事事看取第一義義理之辨卽
是一刀兩段直道而行至九死而靡悔最是扶植綱
常之功效不在孟朱之下嘗謂微尤翁吾其被髮左
衽異趣之人不知被罔極之功化公肆詆毀喙喙爭
鳴祇見其可哀也已吾黨之士真知尤翁之爲尤翁
者亦鮮况異趣乎高明之以此時讀此書可謂知所
先務矣一直字乃是千聖相授之真訣而此翁所以
先立其大者也於是焉感奮而得力則乃不虛讀此

書是爲高明願之蓋爲學非難得門路之正者爲難
苟欲得正必要識見居先故河南老子雅言君子當
以識爲本行次之今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
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
吾不貴也尤翁所以立得大見得真者卽以識爲本
耳吾輩之願學尤翁者亦先在茲要與高明伯季交
勗焉尤書中時事出處之多少未該固可悶鬱而信
能領取蠶絲牛毛之精義海闊天高底氣象則事實
之欠詳亦曷足費心哉是爲掌故家考證耳考證之
學非儒門之所貴也愚於朱書之時事出處亦嘗云

爾莫無以闊略爲病否示諭抱負云云非賤弊之所
敢擬議是則喚做別人事也至云處而扶持者以不
扶持而扶持誠哉言乎如愚者固無扶持不扶持之
可言而年病俱至斷置餘生一步不出豈有進退行
藏之更費商量哉聊以不報爲報爲究竟法而恐靡
所藉手可以扶持於無窮如俯教也全吾所守四字
是爲畢生符訣圖所以服膺勿失也舊居玄江卽部
界也非通 命者之所敢住故遷僑于鷺湖取其畿
甸也第太近輦路亦有不自安者存耳

答姜靜能

癸卯復月

三靈效吉百祿是荷 聖痘翌疹縟儀載舉茲爲五
百年三有之大慶而萬億無疆之休肇基今日日與
黃童白叟共鼓抃於猷猷之中而恨不對吾靜能握
手相賀際服手命若有感通者存仍審省餘學候貞
休尤愜願言伏聞大庭行次入洛氣度罔愆爲之贊
喜盛業朱宋兩書不離尊閣否 明陵痘候時尤翁
因退憂金公急報執書涕泣徒步奔問於風雪之夕
是出於滿腔血忱及至今日每接士友說與斯事不
勝激昂忠愛之心油然而生又承俯喻况若目擊云
者彌勞與慕來示以今世亦有此事爲歎而尊文是

日之行詎非追踵往哲乎贊服罔喻吾儕講學上不
得罪於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爲害於將來茲爲紫
陽老子真詮而苟欲其然祇宜誦法朱宋而已老病
垂死戛戛乎鑽研名理則惟摩挲兩賢大全書而已
已所未能願高明之爲之也吾道之託託于靜能必
自任以興起斯文毋將第一等讓與別人如何如何
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
者一物不能傷其生斯乃古人名言幸體斯義彌加
擔夯不辭標榜不避毀譽惟以天理當然不得不然
爲八字符申望申望賤疾苦欠痊勝形神欲離寄性

命于刀圭委身體于床第每念朝聞一事虛負素志
茫然增愧赧

答姜靜能 甲辰二月

座下曾見權佖所著安汝式傳乎傳云汝式本明
朝人官至尚書甲申之亂浮海至我東遂隱於太白
山中年已八十餘而顏貌渥丹步履如飛是蓋類得
道有仙術者此事載農巖集而農巖亦云傳疑幸圖
所以探問示及也權佖所述本傳如或見存謄示亦
望人物之癖垂死彌瘼往往見欺而亦不知戢應被
達觀之笑也貴宗鍾仁甫荷此委訪卽其昏曉可知

其不俗而其先玉泉子昆仲淵源所漸不失步趨略
閱其遺編亦多醒神然至若發潛闡幽用圖不朽非
尸居視蔭者所可爲力也第姑見留而其克副孝子
之心未可必也

答姜善之 長煥○癸卯復月

興學一事爲爲治之基本而俗吏之弁髦久矣世道
之交喪殆以此耳鄉飲鄉射兩禮可能見試而有風
行草偃之美否所謂蚩蚩者至愚而神御之以智則
詐示之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
恩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如影從形以精通氣孚

勢不能格也其術專在於教化風俗明道之晉城橫渠之雲巖晦翁之漳州南康古事可按也幸亟遵述圖所以陶鑄人物如何如何立講長設講會是爲儒化之權輿不顧傷人是非流俗嗤點舉以措之不疑其所行申望申望

答崔可言

濟默○癸卯元月

示及出處云云承悉誠意而古人所謂不仕無義以祿仕而云爾如此身者所被恩命萬萬非賤分所敢當苟無程叔子力量曷敢冒應乎踰垣閉門固欠中道而情窮勢迫然後始知其非過也

答崔可言

乙巳臘月

歲行且窮卽諗哀俟支絀向來憂擾間已收定不礙於讀禮否人客應接亦日用常行祇宜隨分處之已矣朱先生歸去莫頰來林深山路黑之句鄭寒岡寄語親朋休理屐亂雲層雪逕全迷之句雖爲謝客而作未必閉門而不納也且世間事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程先生說得斯義真篤莫或厭倦於逢迎隨所處而各盡其誠如何如何講禮研經固宜兼治所尊閣者何書千萬努力以程伯子所云大
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

誠爲實修業處爲終身義諦如何如何講學政是明
理應事事理既明則當隨事順理而行無非學也隨
遇而學則講學卽是一件樂事勉旃勉旃

與朴生

攸行○癸酉

南樓名境也東京名都也集於斯散於斯翕如翔雲
忽若驚風是爲嶺海間一故事而其事之不可朽非
地之爲美以人之故也別來調息何如冬至陽生因
之歲落感時懷風極勞心而切切巾屨近住何處與
高禪道流同棲息于名藍淨界否守一處和念真存
元納沆瀣之精而率逍遙之性否顧莫能叩玄關而

探真宅則所溯者神耳奉借道書計已理會固可以
參同而悟真否亦有助於性與道俱忘以道寧者耶
人看易書難座下看難書易雖謂之當世之蔡西山
可也苟能移其好於鑽研義理則應有妙知絕解可
以發揮道蘊如律呂皇極諸書可但參同之見得了
了已矣哉絕頂啖齋志堅息苦又遵季通遺矩則曷
不下炳燭之功而徒役心於千周萬遍耶老而好學
尤可愛已惟座下勉之以座下棲山卧雲之操頤神
養性之素反之吾道則實有事半而功倍者不以晚
暮而自畫則何遠之不可屈哉固知形神不勞耳目

俱聰而較諸少時則有間恐難泛博於問學專門大
易并究其象數義理之所歸極焉易之爲書文字之
祖義理之宗也蓋其卦爻之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
不該既不可專拘乎事理亦不可專拘乎象占幸致
一其力而於象義兩者之間靡所偏着以盡潔淨精
微之教焉

答朴生

甲戌

嶺海牢落靡所可與語者意有所鬱結而不得通幸
荷賁顧一句相對冰心玉壺澄然流照可但胷中之
無滯於是爲南來後一初喜事也因之鳧鴈之翔倏

爾各天則依舊惘惘未若無會之爲忘情也際紆手
華若夏承晤矧審動息間來益泰憂歲年之大侵至
以謂未知支到幾日則是非執事者所可憂也執事
以乾坤爲鼎器鳥兔爲藥物木龍金虎嬰兒姪女溫
養調停抽添沐浴則何畏下界之凶荒耶抑嬰情世
緣尚有所擺脫不得耶然執事平生精專于修鍊而
罔能救一日之飢或未及悟真而然耶抑金花瑤草
玉液石髓自可充腸而非餘人之所與知耶嘗謂世
上豈有神仙云者卽秋風客見得卓然者愚則信斯
言已矣縱使丹歸身中形神俱妙脫千生之習氣破

萬劫之迷蒙超陰陽之表復元始之鄉真如道家之言亦曷能綿日月而不衰配天地而長存耶萬萬無斯理不如從名教中樂地爲究竟法也蓋九容九思四勿三貴寔爲修養之要外是豈有他道哉愚則庶斯奉以周旋要旣死而後已矣計應謂常談死法而不我信及也賤疾賴執事授以對證之劑回危爲安而尙欠復初昏昏然若二月饒睡其神氣之莫攝可知也抑刀圭未入口而然耶神仙固不可以學得不死固不可以力致而願聞托神元妙遊心泰素之旨焉苟有神丹大藥應不我秘而但恐執事無真詮妙

諦可以及人者耳謹將程先生用時還解壽斯民之句爲執事誦之病草不能宣盡

與金生 必○丙子

半夏垂盡動息適否懸想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領得閒靜之趣否亦有書課不被農圃攸奪耶昔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程伯子曰君子之事惟有振民育德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斯言政爲役心耕稼者之至戒可能有會否窮儒衣食之原原于農圃有生所須之不可忽焉者也第知有斯事而不知修己治人之爲何事無亦失本末之序乎農固爲

天下之大本而較諸修己治人之實則亦云末也座下世居京洛不識耕稼之爲何事自流離湖嶺全家歸農不復以溫繹舊書爲意常恐家傳儒業至座下而見絕也幸取小學四子作爲程課俛焉孜孜做終身家計如何如何

答李生

真淵○癸酉

竊聞來示終以科名歸重至以若得小成則守舊堂承倦倦之教爲喻何其不自重乃爾也所謂小成是何件物事得失無足重輕何至視爲準的耶家聲之振不振存乎學與不學豈係乎科第之有無哉若終

做科不得當不讀書爲儒者乎進學修己固是爲士者已分所當然如裘葛飲食然何謂非人人之所期耶餘人猶然况文元公之孫乎吾人涉學甚淺故不知道義之悅心甚於芻豢之悅口爲茲前却之語也歟苟能咀嚼得真意味雖欲不爲亦不可得耳昔許白雲教人情者作之銳者折之拘者闕之放者約之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授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斯事也區區所誦法也舉似于吾人者意豈淺淺哉幸舒究焉

答李大潤興潤

甲戌

卽領君兄弟書承近况佳適至慰至慰惠及木綿戀
戀有故人之情其爲感服真如凍者之假衣也我固
窮者而見處則官衙被煖衣居溫室殆不知有大冬
霜雪曷可取諸人以禦寒乎且君家世清貧常有飢
寒并至之憂自不可勝何以及人乎今年綿歉曠古
所罕有有能蔽體者幾希不直無衣裘以禦冬而已
卽今嚴凝之氣感發之風砭肌骨瘝手足全身俱赤
雪裏凍殺者不知爲幾百人餘者亦無衣褐以卒歲
不得見乎陽春者也耳目所接寸心欲折卽以此時
坐享溫飽卽非分耳常若獲戾于天地神明何忍受

君之贈以重其罪戾乎縱莫能憚懔大庇俱歡寒者
之顏曷可取於所不可取以傷人之財乎此所謂無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我固不足爲君子而亦豈可以
貨取乎吾視君兄弟如家人曷嘗有贈而無受乎第
斯物也異乎文房之需所以近於貨之也其何說之
可受哉故茲送還留作挾纊之資無以此身爲念也
不究

答李基敬

乙亥

備要圖順書倒書各有義例惟茲玄纁之不從柩衣
順書而反從北上而倒書者是未可知也上玄下纁

卽柩衣之色柩衣既從尸首南上而書則玄纁亦當書之以一例而今乃不然位置之上下則同而從書之南北則異是爲疑耳蓋斯圖也卽其圖面從上而書其勢爲順如圖中所書堂及銘旌靈座卓子阼階西階之類是也以故柩衣則從尸首南上而書玄纁則從圖勢北上而書北上者視柩衣則倒而視圖勢則順也以柩衣傍殯字之從北書而可知也且靈幄中枕衾履亦從南爲上而書而靈幄與帟字則從北上書推是而旁照則可得其意也凡屬於尸者則從尸首南上而書外是而泛稱者則從圖面北上而書

愚見如此可幸不悖否

答鄭元卿

曹錫○庚子

新移衡宇湖山靜絕山不馱高水不厭深計應有永矢弗諼之願也寤寐歌宿之餘自有真用心處可能將一部朱書不住鑽研否亦能溫繹四書否是爲尊門家法如日用茶飯者也六經何莫不關於學者身心而其爲緊貼四書居先信能深求玩味切已體驗則腔裏有若丈尺衡秤以此權度事理自然不差而自家氣質亦涵養得好一生受用不盡卽其舊而新是功咀嚼得芻豢真意味則心口俱悅德業俱邵第

切拱竢焉疾病內侵饑寒外奪斯爲大同之患而難處打過是爲難耳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至難而不懼者君子之勇也必須篤志居業可以見得及此幸益慥慥於明理知言不被氣習之所勝事物之所奪挺然特立確然自守了得此一大事如何如何

答田商宓

八淳○丙午

農圃之暇不住劬業否道不在他求諸小學而足是書也爲大學之本而作聖之基址不外于此用此一部作爲畢生家計不爲俗學所誘聲利所奪日進而不已則自應馴致聖賢地位也往哲云居家爲善最

樂苟欲爲善小學爲其節度勉旃勉旃

答安生

泰重○丙子

東京一遊恍若幻境而山川人物常勞夢寐卽不離心目者在山惟玉山在人惟吾人也非山與人之美何使我久而未忘至此哉黃花素月依稀故人顏色而思之則千里其遠矣卽茲手眞如展面覲省侍吉慶尤係樂聞聞大領以南大有有象謂左右亦當飽大椀不飢矣承示有甚於甲乙云何爲其然哉門外徵索不以富歲而少已耶窮固分也當安之若命若萌一毫怨咨之心則是不順天命也詎所以樂且不

憂哉昔申屠蟠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
不爲窮達易節張息叔讀孟子志士不忌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發蓋息叔家貧須如此然後
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
富而猶不易其志貧富又曷足較哉宜乎息叔克自
樹立也申張兩賢之事爲左右願之前書勉左右以
問學莫無以爲透否昔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
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
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
明孰如昧行斯言有味爲晚學之真詮以故爲左右

誦之

答安生 乙酉

承喻世間事都不入心卽高年常患而向晦宴息之
中世緣自輕嗜慾自淺滿腔子都是天理不待克治
而收功一原可能乃爾否曾與左右語及新羅之亡
無一人死義唯有畢生自靖底王子已矣不能無憾
於當世之君子近閱松都志敬順王之納國于麗也
麗祖受降于羅伏橋新羅舊臣之從王至者目其事
不勝悲憤墜橋而死可謂南朝之李侍郎也是不爲
羅氏之耿光乎向所云云幾不免誣一世矣惜乎名

湮滅而不傳也苟其盡義則亦何有於身後之名哉
爲我語鷄林羣賢卽此一事亦可以有辭永世益講
君臣父子之倫不喪親上死長之義用副往哲殉國
之孤衷焉

答皮生

東益○戊寅

聞廢藥局云因妨於功課耶爲專於農圃耶所謂賣
藥審味於農帝之經考名於桐君之錄列君臣百品
之名辨辛苦五毒之味以全活萬姓之命者卽仁人
之用心也以故韓伯休口不貳價張公超賣以爲業
苟其不義而兩賢爲之哉至若胡籍溪設舖賣藥以

爲生牘以胡居士熟藥正舖朱先生贊美其清介朱
先生亦自設書肆南軒規其近利而以捨此則無他
生理爲答惟觀其立心義利之分如何耳曷可以非
義而廢之哉

答金樂豐

戊寅

左右所處卽古鎮戍也官戍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
之通班其不可鄙夷也審矣乘一障當盡一障之責
居一堡當盡一堡之職有官守者不論大小當息所
以慎一之道可能備弓矢鍛戈矛礪鋒刃無敢不善
如周人之禦淮夷否旣以韎韝發身常存衽金革死

而不厭底意然後可以折衝禦侮庶能無回戀家室
惘惘可憐之色否馬伏波風節雖未易幾及乃所願
不亦在茲耶昔年登沒雲臺讀鄭運碑想象當日事
慷慨流涕直欲作斯人於九京而不可得也左右亦
應有興感者存不視以尋常往躡則幸耳飲馬長城
之窟洗兵交河之源雖罔能追躡古人常讀武經諸
書以作用兵制勝之資如何如何三國時朱然終日
欽欽如在行陣朱子引斯事以誡學者之放心苟體
此意則應不迷於所由矣聞貴鎮諸隣日夕相聚以
雜技爲消遣法苟其然者豈所以扃南門而衛中國

者哉一鎮將縱不能有爲當以爲國干城存心爲左
右願之者亦允在茲可蒙體會否

答慶恒運

左右此行專出於爲貧則抱關擊柝亦所不辭真所
謂不擇官而仕者也凡居官者俸薄則生厭生厭則
欠敬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卽往哲之所爲戒祗
當隨遇而安安之若命事上使下務盡誠意誠意交
孚而後可以有爲焉耳解意一生便是暴棄爲治者
亦然循理守法惟盡己分之所當爲者詎係官之大
小哉今左右所處位三品管一障自有官守自有職

責勉思令猷爲國家折衝禦侮之圖如何如何緩急
國家之所時有嚴守備慎烽火常若有敵是爲爲政
雖形格勢禁固難爲力必以息艱圖易素具應卒爲
八字符申望申望公餘必讀武經諸書常使龍韜虎
略森羅心目暇日率鎮子弟肄習騎射仍推心腹教
以親上死長之義則無往而不得力也有教無類未
可置此輩於化外耳左右久處內營受知於先朝
者何如竊計圖報一念炳然如丹豈以薄宦而忽之
哉以故爲之言乃爾計應犁然會心也

答朴生

秉殷○己亥

祧主遞遷當先嫡而後庶行列尊卑恐不須論也若
以庶族尊行先已改題則恐當告由追改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顯
高祖妣云云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兩世
祧主當遷于長房先嫡而後庶已有往哲定論而
誤以庶從叔屬稱題主事異常經禮宜改正移奉
于不肖之房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朴重休

振秀○庚戌

示意仰悉衆萬之生與世變滅而所傳而不可盡變
者獨姓氏猶存然自漢唐來或夏於世主之賜或以

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易或以爲客而易如改越改勃冒朱冒鄭敬塘之石知遠之劉者不可勝數而旣變厥姓并易厥貫往往自絕本根波流雲散罔有止極何異乎飛空之鳥走壙之獸聚散無恆而人道或幾乎熄矣專門改貫則靡所挾雜始因遯世自靖而中焉復贊者亶出於樂所生不忘本各有精義存焉今又改貫於百年之後者恐欠慎重仍舊密城是爲從先祖之義也百年間帳籍及祠版陷中許多文牒有難遽改舍泰從密斯乃處變事而不失其正也密是所自出則原始要終統宗會元詎不爲得義理之

安乎警見乃爾而未敢自信幸博詢而裁處焉

答朴敦行

朝祖象生時出告之義婦女有行何可不辭於尊者乎周禮天官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熊氏引此爲母喪亦朝祖之證魯定姜纒笄而朝於君生當有朝死何不然慎齋以朝夫几筵爲得禮恐當爲不易之論也

答李仁植

舅主子婦之喪而死於子婦練祥之前則子婦練祥當退行於舅喪卒哭之後而其夫當主之祝用夫告

妻之辭祝與題主不同恐不必拘也祥祭前日當以退行之由告于妻喪八筵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夫某昭告于亡室云云始喪先府君主之故題主以亡子婦矣明日將退行練事或稱祥事祝用夫告妻之禮茲告

答韓國寶 有觀○甲申復月

朱先生為後學廣設法門曲施方便者固不勝詳複而亦嘗和盤托出申以誓言曰試以某言做去旬望無效則斫取老僧頭去嗚呼其痛切矣夫以天下之廣而三萬之日亦不為不久矣求其能實做旬望工

夫者亦無多人則朱子之目殆將不瞑於長夜是為三淵先生痛心說出者愚每讀下幾乎隕涕故舉以誦之亟諦斯意無事乎梃蠟母驚乎聲聞母徇名而忘實母貽只見伊川面之譏然後方可謂真學問而母媿為先生弟子賢其欽念哉

答韓國寶 辛卯

偏於主靜以至做病亦非始學者之所可及自世俗撓讓者觀之會靜得固好而吾未見真靜者也身心俱靜方謂之靜而處靜者往往坐馳若是者其可曰靜乎亟體斯意試用朱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

法不倚於一偏如何如何所謂半日非謂分一日之
半上半靜坐下半讀書也二者交致其力不可間斷
已矣往哲亦云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惟左右
勗哉

答金閭客

命奎○丁未

從古聖哲常存警畏舜之大聖南面恭已焉有可戒
之事而益猶戒以怠荒臯陶戒以逸欲禹戒以傲虐
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乎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以
儆之也蓋人心惟危稍不警畏則便流於逸豫而不
自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孔門傳授心法亦只

是戒懼慎獨而已後世學者實見得此義者寥寥往
往怠勝敬欲勝義馴致善日消而惡日積人欲橫流
天理滅絕喪敗身家者多矣末路髦士滔滔是質亡
僞滋政牛溪所云望德祈功而自家用力則不肯下
手者也若是而求聖人之道者不亦北轅而適越乎
賢者閱歷世故說弊之痛切者乃爾則當思所以以
身矯揉矯揉之方忠信是已聖門教人專主忠信忠
信爲文行之本故曰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也
信能真正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也蓋忠信
是誠也立誠方有據守之地誠立則業之所就方可

廣大故程伯子以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爲疑道之義諦故舉以誦之用作畢生節度如何如何流俗以此箇說話歸之於芻狗日夜洗垢索儒者之疵作爲能事以儒名者殆不容於世然我自得正何與人之臧否哉止於是而不遷之止大全講義亦作止字而當以章句爲正蓋不遷卽止而不遷也雖止於至善不能久而不遷則其異乎頻復者幾希所以旣言止又言不遷其反復丁寧之意可見也

卽心知而言故曰推極卽事物而言故曰窮至其極
溪研幾更無去處之意則一也

與金孝伯

漢忠○壬寅

梁菁溪經綸氣節冠絕并世苟延數年之壽可全一路之命錦山之役必不致敗續丁酉之變亦不底猖獗而其厄於短造者卽關氣數青溪之不幸全省之不幸也尚不禁贖百身起九京之想身文章卽其餘事而亦可以執耳蟻壇兩胤克續詞學墳篋迭唱無媿爲我東之三蘇也

答金孝伯

庚戌

示事承悉愚亦曾屢遭山訟理勝故終不見屈屈伸

由己而不由人尊門事未詳形便而惟自反而直則不患不勝也愚於關節一事常以包圍羅爲度未論是非曲直一字不發於有官者茲爲畢生迷執恐難爲座下破戒也千萬恕究焉

與李明仲

敦球○己酉

卽諗雅候冲和同社諸賢并膺幽貞之吉否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稟此理大吾心而遠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道亦去其物我之私已矣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

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斯義也黃勉齋說得拳切爲羣賢誦之用備觀善之義諦焉歲功大登爲國上瑞而飽煖逸居聖人憂其無教吾輩所宜兢兢也

答崔季言

現默○丁未

伯氏祥後入廟當祔于尊祖考而尊祖考尙居祔位則當爲祔位之祔位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未練祥者尙云乃爾况已祥而入廟乎廟狹難容則當因地勢安排已矣未可以無地可祔而不入廟也

答崔孝兢 忠瑞○壬子

承喻欲實心從事而氣弱性情恐歸於一時意氣苟非反躬發省曷能乃爾學者千病萬病摠是欲爲之胎故濼溪老子只言誠立明通而爲聖爲賢喚醒心神勿令昏昧積以歲月自成片段內存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外守規矩準繩是性體真精神斯爲曩哲成訓幸體斯義益加警策馴致造道成德不勝其厚望也病懷壹鬱常息携賢者于方壺振策天王峯頭而何可得乎

答慎德弼 在正

承喻以工夫之進寸退尺爲憂憂其所當憂如賢者能復幾人忠信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誠爲實居業處茲乃進修之節度人人之所共由而有家學淵源之正如座下者尤宜加勉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培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是乃朱先生成法而爲晚學真詮也亟體斯義益慥慥乎求仁爲己了得天地間第一義如何如何世間病痛都是俗腸俗見除得淨盡可以有爲故曰須要有廉隅墻壁方擔負得大事勗哉勗哉

答慎可一 在誠

天行沴氣到處成災尊門所經亦一浩劫不以過境而弭其慮也櫛翔計已復初可能溫繹經籍夙夜勤劬不弛其勞否世間萬緣俱屬虛幻惟有杜門守身樂善好學是為究竟法而知斯義者寥寥如賢者伯仲自有正學淵源千萬努力及時進修是為一重擔負也人有各言不困在早圖不窮在早稼為學尤宜及早毋致晚悟難成之歎不勝其勞祝耳賤狀伏枕恂愁待盡朝暮無復精力可及鉛槧故尊先文字亦罔克下筆幸姑寬假俾得以徐徐運意也

答朴聲遠

壬子

過房者攝主本生親喪而喪家無應服三年者則無練祥之名初朞除服當即撤靈而本生兄雖未終制而死即以顯考題主則此與本無為三年者不同練祥不可不行雖無變制之人行祥祭入廟恐為得禮禫則無可行之義也本生親練祥祝當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夜悲哀不能自寧而其餘一遵備要本文為宜

答崔孝淑

壬子

間罹殤憾為之心惻承喻天將以憂戚用成玉成之資既見得斯理乃爾則恐不必為無益之哀疚徒損

天和也朱先生釋此義曰敬天當如敬親無所不至
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富貴崇高如父母愛我喜
而不忌貧賤憂戚如父母欲成就我勞而不怨茲爲
服膺勿失者也勗旃勗旃至若俗務家幹舉世之所
不免者若待擺脫得盡然後勗業則縱享百曆之壽
恐無一日之暇隨分施功無俾義理之心頃刻間斷
也

答或人 壬寅

近思錄義理精微有宋之一經所以爲四子之階梯
也陶庵爲學以小學爲始近思爲終不可斯須去側

者也心經卽真西山東輯聖哲格言用備雅誦者其
爲書也未定班諸近思而自從退溪已有所尊信恐
當玩繹然篋墩附註或不免俱收并蓄讀者所宜揀
別也至若經傳通解天地間萬事萬理靡所不具卽
有數文字也朱先生用此爲制禮作樂之義諦要其
興起廢墜垂之永遠其功豈有旣乎喪祭兩禮屬諸
勉齋勉齋所編續解亦被朱先生所贊美當與原編
并傳者也朱先生亦云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
別有箇措置以故酌古通今而成家禮今之講禮者
未宜舍家禮而遵儀禮徒泥於古也家禮未及再修

故固多踈略踈略處當取儀禮已矣

答或人 丙午

木之理仁仁固包五常仁之氣木木不可以包五行乎五行之序卽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故朱子曰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據此則木之包火土金水可推而知也語其生之序則水當包四行語其行之序則木當包四行是何殊於元之統四德仁之統五常乎蓋五行雖各專一氣而一氣不具五氣則不能生成然則非直木水

火土金亦無不相包也夫理之一原卽氣之一原故理氣一致焉有理包而氣不包者乎道器不相離處未免隔一膜子者來喻見得極正栗翁之不以爲非者恐爲記者之誤也

孟程所說才字之義不同孟子極本窮源而言故與性無間而未免少踈程子包材質材料而言故屬諸氣質而極爲周密朱子亦云當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葉註性之所能云者恐未察程朱本旨而然也蓋才之能解作用者卽所云情與才絕相似才是那會如此者也是可謂

情之所能詎可曰性之所能乎理氣自有能所之別能是氣所是理以才謂性之所能則不幾於認氣爲理乎葉註恐不可從

太極是萬理統會之總名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其云無極而太極者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卽易有太極之謂也易有太極原不須說無極因老莊諸人將太極說似形象未免有些兆朕故濂翁特加無極二字以明不有兆朕也乃是因時立言看下文祇言無極之真不更言太極可見太極卽無極非有二也邵子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有極之後陽分

陰卽以氣言非若濂翁之專言理也邵子之學由數推理由數者主氣詎可與盡造化之樞紐者比而同之哉栗翁所云大煞卽釋太極之太字大煞恐是宋時方言也

太極圖說從繫傳首章運化出來朱先生所云明易中綱領意思而已者也其說太極易系則卽陰陽而仍指本體圖說則超陰陽而直造上面云者來示見得精切而於不離不雜之妙尤好闡發蔡氏之混淪爲說見非於沙翁諸賢者宜也至若語類學履錄卽朱子說而易中復擡起云者政好玩味信能細究下

段說則恐不致錯解也蓋太極陰陽一理一氣分合之際古人往往緣文生解其言彗貳也一爲太極二爲陰陽動靜未分則祇是一而無形可象故主理而有太極之稱未曾外乎陰陽也動靜既分則始對待爲二而有形可象故主氣而有陰陽之名未曾遺乎太極也要須看得一爲二本而動靜乃其分陰分陽之機則太極陰陽自無分段先後矣故凡說理氣舍動靜二字無以盡其妙也

圖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夫動靜陰陽均是氣也動靜以流行言陰陽以對待言動靜無定形陰陽有定體此其所以異也動便陽靜便陰非陰陽之外別有動靜之氣濂翁之下得一生字恐似剽然是本諸易系太極生兩儀當活絡看不必濶求非謂太極與陰陽各自爲一物以此生彼也要之見此理爲氣之本已矣易系不曰太極生兩儀而曰是生兩儀下一是字與兩儀四象八卦異其文者自有精義即可見帶於是底意不是直把太極爲生兩儀也朱子釋各一其性曰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可見而葉註刪却此註只載南軒說故爲人物性異之論者所藉口然南軒

答吳晦叔書曰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
以爲極有何虧欠乎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
太極爲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此於
大本有礙據此則南軒發明一原之妙無間於朱子
而若其所云各專其一者卽分殊而言非指一原也
朱子亦嘗云金木水火雖曰各一其性一物又各具
五行之理不可不知三淵又釋各一其性曰各是氣
一是性見得卓然一是性云者卽所謂太極之全體
莫不各具者豈可曰非本然乎

妙是神化不測之意自從易系至程朱訓辭皆此意
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苟不活看這合字
則有若真有兩物相合者然易致後人之疑栗翁說
亦無怪乃爾也蓋理氣渾融無間妙合之云亦只是
形容無間之義而已合字縱似有痕迹恐不必以辭
害義也妙字包涵得盡合字只帶說輕輕看恐宜

答或人 丁酉

吉祭祝既有百拜告辭之文又卽祧埋則奉往墓所
時恐不必疊告而旣安別廟曠延時月則恐不宜昧
然无事往臨墓所更告恐宜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云

云顯五代祖妣云云祧埋神主當在祫祀之後而形格勢禁罔卽行禮今將奉往墓所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或人

王者各以行盛日爲社衰日爲臘故漢成魏辰晉丑卽用衰日也 本朝庫藏在末故用末日爲臘初非清虜所用云者澤堂說可遵也愚從栗谷尤翁用臘日薦廟以末日之載國曆而祭 宗廟也

皇是大意卽虛字而胡元之必改皇爲顯者嫌其爲皇帝之皇而云爾也顯考之稱雖是胡元之制而旣出於古禮又有朱子祝文有惟我顯祖之語非胡元之創行沙翁所以載諸備要也尤翁雖欲祇稱考妣祇稱考妣亦無可稽遵備要用顯字恐非可易也

與外從弟金鏤

元石○庚午十月

觀秋于滹其返有日乎兔園之收可備入廚否食固爲天而農則其本此事不可緩也况養親祭先百種之所從出乎京華子弟舉多以監穫爲恥他事則不恥不若人而惟恥斯事豈非可恥之大者乎君能知其所不當恥而未弱冠已再斯矣我心嘉尙若何可極義之所安何陋之有况初非可陋乎繼自今歲以

爲例可也科場得喪置之不足道也三餘向半所從事者何書襍被入山做啖齋契活否不直程課專篤可以收功心地凝定可以得力終古各碩咸從攻苦食淡堅固刻厲中做出來蓋天下事無飽煖逸居靡所用心而可致焉耳

答金鏤

辛未閏月

戴經旣卒業朱書又尊丁如是接續不已厥效自在罔覺之中爲之聳喜禮之爲書富於羣經非時月所可了了何其過也莫無近於飽蝶之嘗花味耶要須千周萬遍可以神融心悟而君常不耐久忙迫涉獵

其何以得力乎朱書見讀者似是百選以百選而讀朱書卽一蠹之測海耳未足以窺宗廟百官之盛然始學者先從簡易處下手亦何傷哉是書雖約始延平而終勉齋以示有受而有傳萬事萬理散在其中能諦斯義否龜峯重峯晦谷諸賢誦盡大全一部其聰明力量固不敢望而如百選約而又約者必須成誦誦則爲己有不誦則非己有也徒誦而不究厥旨亦無異盲者之誦經必要讀而誦誦而息使聖賢之書若自我口經傳之意如出我心然後方可謂真讀書也君因讀朱書脫然有求道之志信哉書不可以

不讀而靡朱子亦何以開發人乃爾耶所謂學者學而至于聖人也程子云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欲通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是學也所以學爲人也學以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苟欲爲人須要爲學爲學之方布在方策舉而措之是亦聖人聖人豈別人哉在勉強而已矣

答金鏤辛未臘月

鄒經讀至幾回否孟子生於去聖稍遠異言喧隘之日以明天理正人心辨異端闢邪說爲已任其所以析善利於毫釐之末者如快刀切物卽成兩片非直性善養氣之爲有功於聖門也今人便說逼人慾存天理爲孟子宗旨而讀者若無與於已事程子所云雖多亦奚以爲者也朱先生嘗云孟子段段痛切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苟不經辛苦不快活境界不知如何爲痛切如何爲的確如何爲必然之效也不徒能讀必須成誦不徒能誦必須精思不徒精思必須養心以涵其理反躬以踐其實克副其明目張膽苦口力辨之意焉吾平生酷好是書而未讀猶是人已讀猶是人無足爲吾弟道也

與金鏤辛巳人日

詩課能與歲俱卒否可能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會得與於詩之旨否苟其然者不直長一格價而已後世儒者徒知禰洛闈祖孔孟而不知詩書之爲孔孟所宗至於二南之不講寥寥千百年幾乎束閣甘心於墻面以是口舌支離無得乎性情之正人僞滋而天機淺多少羣儒闊略斯義而惟三淵說得痛切竊嘗信篤而願學者也爲學之要入德之方固當以詩書爲宗而杜少陵韓昌黎之文章咸本之詩書故識解最高門路最真一變則可以至道爲作家之正宗農巖亦云自熟讀詩書文章始精進爲

功令者亦舍是則不可以做舉業詩書豈可以詞章求者而凡係文字不容不祖述以其爲萬世章程也君旣誦書又治詩因以劇讀精思輪流通念作爲終身家計至望至望

禮慰人父母亡者祥后禫前猶稱疏答者亦稱疏與孤哀禫前喪未畢故壹遵未祥之禮也禫則終制書牘往復當如平人近俗或自稱禫制人而禫制之云不見於禮且人之施之也不當稱制候制候亦無稽之言也若欲示異於卽吉則彼此俱稱狀上恐宜

答金鑲 乙未

後生叢中出一口氣傳名榜眼亦應辛酸不知為喜也然成終如始是所凝望而得喪咸有定命以義處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苟非然者政程先生所云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者賢者豈為是哉前借四書為省圍冒禁之資今茲家禮又祇為應講之須則非老兄以德之愛也可能鑽研名理無買積還珠之弊否君已老白首矣回光返照毋徒為俗下秀才了餘生於荆棘之中也

與李庚周

聖宣○乙未閏月

積雨彌月江河屢漲千里埋煙萬廬涵潦不待痒疥

而蒼生其魚矣即候動止罔警綠萍生竈蒼蘚被鼎清坐其間溫繹朱書箇中真意計應欲辨而忘言也天地間萬事萬理至晦翁而整頓得盡所以為孔子後一人也座下作為修身家計誦味其名論爛用其名理則非直家學之踐述已矣大全浩穰如地負海涵未易致力先從節要書由約反博恐得便宜也幸益慥慥於求仁由己之實圖所以嗣聞斯道用光先懿是為所厚望耳有才者患無志有志者患無才斯為古今所通患而座下美質高才庶幾邵子所云有精神而醇者也但因世禍炎劫志氣摧頽不能以自

強爲之愍惻終古聖賢豪傑咸從貧賤憂戚中鍛鍊
出來莫或以畏約而自沮饑乏而自憐奮發磨勵及
時進修了得先庭未卒之志業焉世間萬緣盡屬虛
幻惟有守身劬書是爲究竟法耳已所不能爲座下
願之

答李庚周 甲辰五月

賤身猥被 寵命已是分外之分外實銜與軍職其
爲不敢當則均也程叔子在講筵不會請俸以其無
前任曆子也程先生身在朝著而尚云乃爾况如此
身乎焉有不出山門而坐享常祿者乎所謂 缺 吏謂

有前例願喫軍職祿故以祿牌不當出已例不足道
峻辭而斥之矣詎料中間變詐至於此極哉幸亟裂
去祿牌不被其欺誣是所望于領祿之地也卽以斯
意復于李友也李友之叩其真贗者直出於愛我之
苦情銘哉罔喻景學明當來會擬以此意報謝矣

與李庚周 己酉 棗秋

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而座下則不充藜藿而
無乞米之帖常臨溝壑而保太和之襟行何術而致
然耶昔黃勉齋有云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

生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必欲求足則須是棄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座下其有得於斯義乎不勝贊歎一包羅祿謹茲呈及是曷足以備沃焦之資乎

答慎在夏時行○己酉

承喻以拋却佔畢罔理舊業自頌其罪戾罪戾二字有若清夜聞鐘不勝警惕人莫貴於自反而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故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幸體斯義公平觀理而徹戶牖之小嚴敬持躬而戒防範之踈周密而非發於避

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則自應日趨於至善之域何冥行擿埴之爲憂哉勉旃勉旃

答金箕禮

源會○戊申

所撰庸學選義間已卒業云未知成書之如何而若收述鄙說參錯於前賢名理之中則無已僭乎昔程門諸子錄先生語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若不得吾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未知心傳之要滯於言語之間失之毫釐其謬有不可勝言者以河南門庭之盛而猶有此患况如此身者其言曷足備記述乎幸亟去之惟哀輯前哲各論用成完本如何如

何承示敬慎卽座下二字符於是焉收功則自應造道成德何憂乎懈怠成習哉前脩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覷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靡所誘異端不能惑斯爲座下願之

答李羲俊

德縣○丙申

卽諗晚早省餘震良貞勝無功令妨奪可能專精居業否仕宦不至奪志得魚不至忘筌卽往哲攸戒有真切體會者否程先生嘗論需時之義曰安靜自守

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是爲進取者所宜誦法也向來分館之大謬固所嗟嘆而從古名碩之登庸亦不拘此鄭樂圃丘叅贊諸公是已惟應及時進修砥礪名行不須介介於墮甑用乖內養也儒行十六自立爲首苟不守身何以自立乎益讀四書及洛建文字游心涵泳切己體認則自應識隨學進見處卓然自無槐泮二字礪礪胸中若是者豈題名承文之可擬哉易云賁其趾舍車而徒夏爲賢者誦之

答李羲俊

戊戌菊月

年頭寵顧荷意之真而因之開睽歲華垂闌黃花素
月彌不堪凝情卽茲瓊翰從風而墜承領醒豁無異
乎南村晨夕孰謂千里其遙乎仍審美赴仁蒞動止
冲謐尤慰願言瞻聖庭闈至情難爲而舍晨昏之奉
以處官守者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養雖其父
母之心亦皆然昔人所云爾恐不必過勞懷戀致損
天和也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卽柳下曠度吾意所安
不屑小官乃河南盛德幸體此意壹心營職不苟潔
其去就是爲時措之宜也古之名碩因馬曹致身者
亦云多矣官無大小其爲報國則一也且賢者素貧

菽水不給與其乞食於人無寧食君之祿是亦石潭
明訓莫怠賦歸惟勉在我之道用盡一日之責如何
如何公餘勸業見在何書余不負丞丞負余者以不
得施用云爾至若居業一事由己而不由人何負不
負之可言哉勉旃勉旃母忽母忽曾見驛屬爲使星
所須故狐假虎威橫逸難制爲督郵者亦處以化外
全不施教任其隳突以故愈往而愈悖郡邑之視驛
卒如豺狼然胡亥之性豈惡哉以所養而致然耳有
教無類幸圖所以導率漸靡俾之自戢乃爲一路除
害豈曰少補之哉石灘集荷茲嘉惠忙展疾讀至丁

已獻議丙寅封事油然而生忠義之心卽其本之經術而究竟以名節者乃爾恨不并時與聞多少緒論也思庵清名雅望非直爲當世士類之領袖遺風餘韻亦足以廉頑立懦而後嗣勦絕文獻莫徵不能無憾於報施之天也遺集板本如其見在印出數本否則亟勸重刊恐非可已也光州卽此翁本鄉而訥齋其叔父也訥齋後承居光者必多與之謀及如何如何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

答趙秉憲

孺文○丙戌九月

博奕云云亦可見檢押之一段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歸之尤令人贊歎夫子所謂爲之猶賢乎已者聖人非教人博奕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苟其可爲而夫子云爾哉且陶士行卽僭晉之一闔臣而猶投蒲博于江中自取責於寸陰况誦法孔子而可以開褻瀆之源虧敬養之本乎

彈碁雖云手談投博尤是惡業其爲蕩心蠱目則一也爲此戲者往往忘喪志之譏耽用智之巧擲千金於俄頃輸百萬於須臾坦懷者杜門縱讎溺志者覆舟抱局是豈儒者所可爲哉祇當以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己矣外此則非所聞也非所與也曷可苟循人情不自樹立乎寧學伯夷之隘不可學柳下惠之不恭也承喻爲近於隘而不無見惡是固出於慮患而亦當放教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而已其所好惡亦何與我事耶隨俗追逐不失清濁亦非君子之所爲栗谷所云紛紜出入打話

度日政好識戒也然既不能絕物則詎可徑作斷橋和尚乎祇當擇交而簡出而已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吾輩所宜兢兢也身心內外元無間隔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不敬俾心之全體流行周洽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幸體此意彌自擔夯俾斯文一脈不至殄絕則修齋公壁間獅子之托應有所歸是爲所期望耳

與趙秉憲

丙戌復月

腫患輕重專係分野未知所發部位之如何而不甚

妨運用否昔李諧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善用三短卽緣病而得力者也且晦翁嘗患阿瞖自云緣此閒坐做恬養工夫至恨盲廢之不早是爲經歷鍛煉而發者非出於戲言也且瘡疾不碍於劬書則坐地不遷祇助堅固刻厲之工然則斯疾也未必不爲玉成吾見其可喜不見其可憂也愚亦嘗患膝腫半歲不動幾作籛籛不鮮而能做主靜工夫因之專精佔畢鑽研各理往往有悅豫處不審有此箇境界此箇意想否小學長課間已卒業否江門負笈計應視慎節爲進退將不歸罷休乎賤息月

初擔囊而出承學近息錄惟孺文是待不辭爲居停主人幸亟圖之此理充滿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况于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此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幸體斯義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斯乃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惟在我誠與不誠耳以任重道遠則異日之責有不得以辭者也

答趙秉憲爲人問 丁亥七月

始葬者過時而不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以故昔
有問於子思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服何服子
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推斯義也改
葬者受服於啓墓六月而始克窆則當服總以守尸
柩安可未葬而除乎所謂改葬總以不忍無服送至
親也非直六月雖過歲年只當既葬而除已矣緇服
鄭玄謂從三月而除王肅謂事畢而除馬融亦謂墓
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朱先生以禮宜從厚謂當從鄭
是爲通行之禮而竊詳禮意則王馬說契子息既葬
而除之論恐爲得正然祇當遵從厚之訓已矣至若

受緇服過時而窆者豈有受服三月之義乎三年而
後始葬者練祥則當比月而行之禫則過時不舉亦
何可以過時而不舉吉祭乎改葬與初葬未葬前不
除服則同既葬而除則不同初葬者自有練祥吉諸
祭當以漸而變也改葬者靡所變制當卒事而卽除
何待以日易月乎

葬而不立主固已失禮之大者而及今追行恐不容
少緩亦何待再葬之祀乎妻喪十五日而喪畢則再
暮非祥而忌也苟欲趨忌祭立主前一日設虛位于
所嘗饋奠之室題主於其所後設酒果告由恐宜始

不立主於窀穸之日則不可謂神返室堂固當成主於塋域而既行下室之饋又舉練祥之祭則不可復求神於墟墓故題主於饋奠之所者以魂靈之所爲留也告辭錄在下方

維歲次云云夫某昭告于亾室某封某氏始初營窆僅掩淺土貧不爲禮罔克立主式舉闕典神主追成惟靈是憑是依

父喪既葬而祖歿則父喪題主當待祖喪喪畢改題而同行吉祭然練祥禫祝不可以未及改題而仍亡子之稱當用子祭父之辭壹遵備要所載亦不可昧

然無告練事前一日因上食告由恐宜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始喪題主顯祖考主喪以其屬稱書之矣顯祖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不肖謹依禮家定論當待顯祖考喪畢改題而自從明日小祥謹用子告父之祝采增罔極敢告此就羣賢說略有損益惟在取舍之如何耳

答趙秉憲 戊子五月

承喻以俗累之擺脫不得爲憂是固通患舉世何人其誰免者晦翁每云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愚亦謂非俗務累人人累俗務邇之仰事俯育遠之服官從

政皆有生不可闕者是所謂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
做者也必要一切謝却則絕物而後已幾何不歸於
禪定耶所云清明正大之域非想像揣摩之所可及
寡慾養心志氣如神則自應馴致此地位胷中灑落
如光風霽月者亦由是而之焉惟在勉強之如何耳

與趙秉憲

戊子七月

昨者見詢以通書第七章不達二字之義竊更入思
上文既曰剛柔善惡中而已矣繼言不達者即謂不
達於中也大率剛者過之柔者不及本註惡者固爲
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者是釋不達於中也
此章即言師道之教人爲善立極於天下而變化氣
質自至其中是爲節度也準的也如是看得未知如
何斯乃自設問者若認以問者之不達則恐沒意味
也幸稟丈席以示也

答趙秉憲

己丑元月

憑聞振衣于蘭皋泛舟于馬江哀百濟之屋社弔成
階之忠魂非汗漫策屐尋幽選勝之比計應興慨攬
涕有不盡之感也鄒經近思之雙課極令人聳聽亦
應有新警名理可得與聞者曷不示及用敘離索乎
窮格一事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以故朱

先生嘗云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是爲喫盡辛苦而發者亦所望于後人者也老病垂死如賤子者真老特之不受鞭已所不能願孺文之爲之也

令從子國瑞相字已過歲年而溫粹朗慧真有受之器也適會目疾不能見物因克講學只做濂翁之教李初平者爲口傳心授之法而無實作及人是爲愧耳書糧一事曷不見諒又復云爾乎老洲則四方之士盈門雖欲盡饋無術博施又難取舍於其間以故

賤息之負笈也不敢不爲館穀計其勢固也若至鄙人則祇有一國瑞耳山廚蔬糲與共饑飽事理所當然苟非然者豈通家世好痛痒相關之誼乎天下事有可以通行者亦有可以獨行者惟其義已矣處吾兒則如彼處令姪則如此者自謂隨時而處中何謂不可乎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可乎以孺文明理知所以處我也

答趙秉憲 己丑三月

陰陽相循如環之無端所謂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然則以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二句爲

陰陽未生之證者有若真有不生不化底時節者然
然此以極本窮源而言看詳其若截自三字則可認
其設辭也非謂真有此境界也且坤復之交乃萬化
之始殆若太一肇判雖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活看
則無病

太極本不可以有無言而其曰無極而太極者猶言
雖無極乃太極也非若易繫所云神無方易無體而
節齋以變易無體解無極者恐失本旨宜守夢之斥
之也周子所云太極雖原於夫子所云易有太極然
立文命意初不干於變易之義而節齋以大哉易也

一句捏合於易有太極而至謂無體之易則非直爲
語病而已

此章論性大旨以本然氣質錯綜爲說靜而本然動
而氣質十三性字各有條理脈絡貫通朱子所釋五
段從文勢起結而言三節分本然氣質而言細究則
非直三節而已來示分屬恐皆得之所謂此理天命
卽指其不雜氣者該終始本末而言也所謂孟子性
善卽證繼之者善亦就其發見之端言也因之推求
靜體則孟子性善之性與中庸天命之性同是一原
同一地頭豈有不同乎

近思錄一之二
十一條○下同

人生而靜之生字承上文生之謂性之生字說下來
故朱子認以人物未生時恐於生字及以上二字看
得太重也人生而靜卽未發境界以上云者包在靜
字裏面非謂超以上之於人生以前也善乎羅整庵
之言曰人生而靜卽未發之中一性之真湛然而已
覆着言語形容不得故曰不容說以上二字只是分
截動靜之界由動而言靜爲以上朱子於此求之太
過却謂人物未生時恐非程子本意陳北溪亦謂以
上云者只說從未感物以前斯言亦得之也樂記所
云人生而靜天之性卽云未感物時全天地之性也

程子所援正指本然之性繼以才說性時便不是性
善言世人所常說乃性之動非性之本也示喻不必
以人生而靜以上推之於人物未生前而以不容說
謂未發之不可形容以才說性謂已發之非性本體
者見得卓說得正不勝贊歎

祭統鋪筵同几少牢特牲一尸共饌卽所謂精氣合
也考妣同卓極有精義當遵無疑而家禮襲闕元書
儀之謬各卓而異饌備要要訣惟家禮是循而愚意
嘗欲舍家禮而從古禮既同几而共饌則恐不宜有
合有各飯羹盞盤亦當并設而五禮儀有云大夫士

時享考妣合饌惟飯羹酒匙箸各設先儒有取之者
遵用何妨第一行若難并設盞盤差退於第二行庸
何傷乎此等處因地勢分排不必局定其所耳
三代俱歿者固當立後以主喪未繼嗣之前既有先
死者之兄則所謂長者親者也當主其三喪而以
弟亡從子亡從孫題主已矣禮無男主然後始立女
主且顯辟顯舅顯祖舅之稱俱有可據而是爲禮窮
則變乃不得已也豈禮之正哉今有期功之親則曷
可以老且死而不爲之尸厥喪祭乎其子之代父服
祖固已得禮則其妻之從夫承重者何可以夫死喪

中而不終其制乎凡父死喪中而代父服祖者祇服
其殘月而已不更服三年也然則其妻之承重者亦
當以祖舅喪二十七月爲除服之期已矣

答趙秉憲 己丑四月

后土之名始見于武成而曰告于皇天后土註云后
土社也句龍爲后土禮記月令季夏其帝黃帝其神
后土註云土官之神顯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爲后
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所謂
北正黎司地者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註云后土土神也左傳云舜舉八凱使主后土漢武

汾陰祠后土望拜如上帝禮光武北郊祀后土蓋后
土卽對皇天之稱而后皇兩字尤見其對待也所謂
句龍正黎皆司地之官而因以爲神非喚做句龍正
黎爲后土也朱先生嘗論土神祭曰極言之亦似僭
然此卽古人中雷之祭而今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
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
亦可祭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
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然則祭土神非僭而稱后土
爲僭爲其名號之尊嚴也瓊山所云土庶之家有似

乎僭其言非無稽也但朱子於家祭則曰土地墓祭
則曰后土其義有未敢知者爲其保佑先壠而特施
尊稱歟抑當改而不改歟苟嫌其僭則山神家神曷
可差殊觀乎備要從丘儀改后土以土地者恐不可
易南溪說恐難遵耳

祭統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安之闕元制
禮減其日數爲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書儀合開元散
致之日并行散致之事而曰致齊然其云致者非祭
統所謂致也家禮則襲書儀而又無書儀專致思祭
祀之文則只是散齊之事而泛稱致也亦從簡耳要

設添以致齊者本之祭統祭義祭義齊日五思註曰
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吊此要訣
所以舍家禮而從古禮也家禮所著四事雖只是散
齊行禮者卽四者而盡純一警惕之道則是爲致齊
致者所以自盡於心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云者
亦由是而致之而已
旣曰不吊喪問疾則除却二者外亦當出入以要訣
猝遇凶穢掩目而避云者而可知也已然此以四日
散齊而言耳若如家禮之合散致而一之則不過前
期三日而已雖非吊喪問疾恐不可出入耳

齊者所以專心想念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若是者
方能通幽明之故也書固攝心而恐不可看讀於齊
日以齊則敬不專以書則心爲奪是豈所以主一無
適哉

忌者終身之喪也以故夫日不樂而哭于宗室唐人
則孝服受吊孝服受吊雖則過禮其忌日必哀則可
見於此矣家禮亦云是日不飲酒食肉夕寢于外其
所戒慎反有加於齊日可忍出入爲哉忌日罷齊不
見于古書而近俗輒稱罷齊而若無事在非直尋常
出入之爲悖理而已讀書則恐若可爲而亦不宜作

聲伊吾詩與樂記之類尤不可讀

攝行者若卑幼則當用使某之文若尊屬則當用屬某之辭屬字雖不見于經禮而南溪亦嘗云爾恐當遵也入廟不諱云者讀祝而不諱父祖之名也至若以卑幼而直書尊屬之名恐涉凌犯未若祇書屬稱之爲安心也尊屬同行而衆兄弟則區別其伯仲叔季恐宜

沙溪曰以子而名父祭母固爲未安祭祖先則歷尊故猶可猶可云者有所未盡之辭也然揆以入廟不諱之義則讀祝而不諱父名恐爲得正若攝父行禮

亦恐難讀父與祭則父爲主故不當諱父不與祭則子爲主故當諱當諱不當諱恐當以攝行親行爲準

答趙秉憲 庚寅四月

盛課之經以鄒閩兩部緯以退淵兩集者譬如羅列珍羞綺饌而左右手攫以啖之也若使座下處隱巖鶴橋之間則未易辨此多少工夫詎非處獨居閒斷絕逢迎之所爲致乎古來羣儒咸從勞苦餓乏辛苦不快中做將出來孺文今日所經歷當爲進修之基本區區所心喜也承喻以無一順境爲悶處順境易處逆境難難處打過所以增益不能是爲真難耳萬

緣咸有前定一生已自安排祇宜任運隨遇順應已
矣晦翁常歎今人不能咬菜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
是乃安命之義諦也孺文所誦法其不在茲乎退溪
酷閱己乙斬伐之禍終身畏約內而不出而沉潛理
窟發揮闡繹論學文字殆朱子後所創見雖謂之小
朱書亦可也但四七格致諸說往往有解不去處是
則姑爲倚閣通其所可通而無強通其所難通如何
如何三淵卽不世出之英豪也高風峻節聳動千古
靈心睿識曠絕一世非東方再生底人物也賤子平
生尊信有如神明如三大札等諸編每冠帶而讀之

造次不離斯集老病垂死不能擊節誦誦如少時只
撫卷興喟而已見處極高故亦或有過中處是則不
可以不識也善學退翁之敦厚溫柔淵翁之清通灑
落則庶不淪於一偏孺文乎知所以裁之哉

梅月翁天分靈異殆近生知以五歲童子得盛名於
上下苟不爲索隱行怪無以自靖於 光廟之世是
所謂放浪形骸遊方之外者也豈不識名教中樂地
而然哉其所以拋棄名教者乃所以培植名教也嘗
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如夷齊身中清廢中權如虞
逸栗翁所云標節義扶倫紀究其志可與日月爭光

雖謂之百世之師亦近之者當爲不易之公案若是者詎但以高見遠識許之哉退翁祇見其跡之弔詭不察其心之守經而云爾也篤論者當哀其跡而服其心心儒跡佛所以見取於君子也斯翁嘗云庶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緼袍千山積雪整王恭之鶴氅常欲依其言以鶴氅緼袍改寫真影而藏之時出而拜用寓仰止力綿未就孺文可能遂此意否俎豆之所有像而皆頭陀形以故有拜者有不拜者若攝衣巾而揭虔則孰有不致敬者乎

與趙秉憲

辛卯八月

蕭允之可避不避不知所以遠害者卽可以無死而死如子路之死於衛而傷勇也竊夏惠之古來臨亂苟免不能見危授命者咸以孔曾所處爲口實若是者真蕭允之罪人耳蕭允以東宮舊僚克諦同死社稷之義不計利害惟命是安詎不勝於草間苟活哉過死而反害其勇者固爲失中而滔滔是不及則寧失於過如允者非可以過中而譏之者也向所云爾者亦出於責備靡敢爲工訶也冲庵集年譜昨纔卒業蕭此呈納此老之於文章亞於生知其早慧夙就不學而能如梅月河西信能充闡其志業則其所以

發揮道妙與衛斯文者當與石潭同歸而摧折督迫猶恐其進德立言以張吾道司命者亦何心哉直欲天問大招而不可得也

與趙秉憲 辛卯鞠旬之翌

史課不住鑽研幾了五代否五代五十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淪而九法斲惟周世宗得王朴制禮作樂幾成一王規模是爲差強人意然世宗亦無父之人耳若是者詎可曰粗有三代之風乎當時立懂者亦不爲無人而獨冠章甫以儒自名者寥寥乎死節節士遠世自臧不事汙君而然歟何其

讓義於韎韋之君子也鍾山雅集誠非少緣而賴有弄丸翁小車增新其水光山色尙令人醒神座下於動流靜峙應有以發仁智之趣者幸述小記用備山中故事如何如何懸想岳麓秋容向濃澄懷澹緣聊成大隱之趣否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一句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會得此意則不惟賞秋之怡情也

凡祧主遞遷并奉于長房祖禰者誠有以小宗合大宗之嫌時享俗節及朔望參禮先祭祧主後祭祖禰是爲得正而旣不能乃爾則獨於吉祭曷可爲別嫌

明微不合祭埋主乎備要所載合祭埋主祝雖主宗子而言亦不言長房之不可爲則何忍無祭而祧埋乎原祝中刪先王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四句神主下添準禮二字恐宜祧埋之節當依歲一祭禮行高年長者當主之緇服總也緇喪成服後祭如平時則緇服雖重於他總禮無廢祭之文吉祭恐亦當行但不受胙耳吉祭猶然况禫乎然則初六日舉緇者以初十日丁亥行禫何嫌于吉凶相襲乎

與趙秉憲

辛卯陽月

瀨墨新課計應不住溫繹已過半部而見得二帝三王之心否典謨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每中夜朗誦若有神明洋洋在上又若與元凱羣龍揖讓進退於虛雲亭日之中未覺千世之爲曠也洙泗之學出於唐虞洛建之學出於洙泗而後來儒者祇知祖孔孟禰程朱而不知孔孟之所由本三淵所謂資口耳而昧淵源少超悟而多支離者眞善說弊也願吾友善讀尚書而爲孔孟如淵翁攸訓也肅括二字卽老洲函丈爲孺文施教者在孺文爲對證之金丹當因之名室用資顧謔故謹書肅齋二字以備揭榜亦擬爲

文以記其事而病廢鉛槧戛戛乎下筆終當有以仰副也若是者亶出於延道脈裨世程之一段苦枕詎為觀瞻之美哉幸體斯義夙夜警惕馴致於神明其德是為所顯若也

昨詢禮疑問已講究得正否沙溪答外親適人者當降之問引喪服疏而曰外親雖適人不降惟為人後者為本生母黨當降又引鄭氏雖外親無二統之論而曰為本生母黨降一等為是然則為本生母黨者豈不可降服乎是所謂私親之為之也亦然也或者以外親雖適人不降之文為出繼者仍服本服之證

者其於報服之義何如哉所謂不降云者以內外從出嫁者而云爾即以本服總者降則無服有此從厚之論而亦非禮之正也曷可為不降外親之證哉

從曾孫之主庶從曾祖母喪者虞祝當云從曾孫某官某昭告于庶從曾祖母某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初虞悲悼無已茲以清酌庶羞陳此云云恐宜若有為亾者應服三年者為之再祭

即指練祥若有服期者出

嫁為之練祭 靡所行練 而撤靈若無三年及期者從疏家小功總麻至耐及依服月數而止之說為之虞耐而撤靈至若所謂卒哭所以卒無時之哭惟有朝

卷之五
夕二哭漸就於吉禮故曰成事總喪豈有無時朝夕哭之可言乎無祭可以卒哭祇行虞祔恐爲得禮既無練祥則自從初忌祝當用不勝感愴四字

答趙秉憲 壬辰四月

承喻以窮寂之鄉樵牧之社恆抱離索之憂爲憂是樂也非憂也處城闔易受緇塵在鄉里無閑是非樵牧不可換以冠冕窮寂詎不勝於闔熟乎人世萬緣摠不相干惟將葩魯兩書爲長夏計活舉天下樂何以易此此可謂高出於萬物之表者歟二南之不講久矣近世羣儒舉皆束閣甘心於面墻以故口說支

離而無得乎性情之正人僞滋而天機淺淵翁說得斯義痛切實心體究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意則非直長一格已矣朱先生教人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曾中流出妙不容言此意甚真益會與觀羣怨之旨用成敦厚溫柔之教如何如何

子陸唁疏不當用邦國不幸四字代以不意凶變奄捐館舍四字代以奄違色養恐宜蓋卿大夫死於罪謫則當遵士禮故也陶庵從享疏伏閣十數日未徹因薄 國祥罷休夏期以來秋三淵漢湖追配石室疏論繼發是皆士林公共之議固不可已者而未若

讀其書傳其心之爲真愛慕耳每服三淵論福院之弊而曰雖其不可已者亦宜從容而有節不欲其輕銳此意甚好吾輩所宜誦法也

答趙秉憲

壬辰八月

南塘影堂未及告成而被持斧者所毀聞方夏始云間已揭虔否創院雖關 邦禁妥靈無異私廟是則非 朝家之所與知而壞了其旣建者無已太甚乎且斯翁之一區俎豆夫孰曰不可乎屏溪影堂又將經始云信否俎豆固是彌文而出自士林公論靡所挾雜則亦當物各付物而已

吾東儒先咸宗朱子而惟退尤兩賢有專門之功退溪則主講學論理尤翁則主時事出處三淵有云退尤同尊朱子而退溪則如掌書之侍史尤翁則如辟人之前茅斯言似然而爛用其各理建立其丈尺則尤翁有焉致力於時事出處者亦以時然耳願孺文并學兩賢得其中而造其極焉

與趙秉憲

戊戌上元

嚴內外固爲喪紀之大防而臨祭則主人主婦各率其禮非所可拘自虞卒至祥禫皆用主婦亞獻則何獨於祔祭而嫌其共事哉

盛業不住研易彌愜願言是書也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不可以不讀然象著而難見理微而難究是誠累世不能通當年不能究者也然爲學而不讀易無以知聖神功化之極致所以不容但已也且其卦義卦辭孔子彖傳說破已極分曉善讀者沉潛闡釋則亦可以見得矣朱子本義固主卜筮而亦嘗云伊川以天下許多義理散入卦爻中意味無窮使人句句適用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此理甚明而不善讀者昧昧或以爲程傳無與於易豈其然哉縱云不關

答趙秉憲 庚子四月

於象占象占亦豈外義理而爲之哉義理則已經程子勘盡故朱子只舉其象數說得作易之本旨已矣幸合程朱之易融貫會通以達乎四聖之心如何如何然亦不可專門專門則雖畢生其中靡有了期也鄭生云云是亦先入爲主而然湖右羣賢舉皆云爾何獨鄭生爲執拗哉彼以肚裏橫却一箇李文正致慨於賢者而自家會中可能無一箇韓文純乎反躬發省是爲公天下之理而入附出汗蔽錮已甚爲之奈何 正廟書下金台文字縱爲彼藉口之資而不載於弘齋全書及 正廟御製朱子答徐子融書則

編諸 御定百選中取舍之權衡有可以仰測者也
黎湖先生雅言湖學自謂有所受矣出無據之論迷
了後學若有如栗尤兩先生者則必不敢如是自恣
是爲痛懲時弊而云然也然不必費辭對辯不知者
以爲爭長競短也

孟子不動心章吾不惴焉趙註曰不當驚懼之朱子
從古註改驚作恐恐懼之三字卽言雖寬博之賤吾
不懼之之字政指褐寬博也然語意欠順故所以有
吾得不怕寬博乎之論也蒙引亦曰吾不惴焉猶云
吾得不怕他非怕褐寬博怕理也此等處固當主集

註而如可備一說亦何妨參看乎信能見得正義雖
與集註有少出入不患不爲紫陽純臣也洗垢索癥
冷眼看四書註解必欲與朱子對壘者固爲斯文亂
賊因見識不逮或息索太濶而有所參差者不見罪
於秉法義之君子此華陽老子所以誅黑水而怨浦
渚也

遠隔宗家不克與祭者遵朱子紙榜行祀之訓可謂
得禮之變而不失其宜吾東諸賢亦多行之而是爲
伸情已矣則祇當舉忌祀不當及正祭正祭旣不可
備禮又不可略設略設則不成盛祭備禮則恐涉宗

事朱子說雖若并許正祭然恐難遵也忌日之薦亦當施諸考妣不宜上及於祖曾以致拖長之嫌也斯禮也祇爲洩哀則恐不必盡用祭禮無祝單獻哭盡哀辭神而撤恐宜祭茅脩食闔門亦非所施此與以長房而祭祧主者名義不倫故也鹿門紙榜行祀祝文以始舉也故不容不詳告而未必用此爲歲例亦未必因有祝而行三獻也宗法至嚴此等處尤宜兢兢毋貽干統之嫌焉

紙榜所書神位當用支子承祭者屬稱不當從宗子也并祭考妣與祇祭當位是則壹遵宗法恐宜

與宗家異居設虛位行耐者前一日告所耐位固有問辭說而若形格勢禁則雖先期預告亦不害禮不須切切於爲日之遠近也異宮者往往不告非所以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之義也雖則豫告紙榜降神用家禮初祖祭告辭恐非無據亦用宗子名恐得

答趙秉憲 庚子梧秋

宋子七既長於賢者九歲則當稱以老兄已矣以搢紳所以待儒賢之禮待之者不幾於陽浮慕乎山林之稱卽朝廷所施於旌招之地者而其言無稽近翁嘗歎曰自有山林之名學問之士爲別人也沈君憲

悟解絕倫往往操戈入室殆令老僮口呿而退三舍說禮泥古任鹿門尹竹巖均有是病奚獨君憲乃爾哉此君近治朱黃通解故亦惟古禮篤信然家禮之作乃所以酌古通今諸賢皆因家禮而上下損益何曾以未成書而舍之哉夫禮之用時爲大故朱先生雅言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講禮者當遵斯義述古而不局從俗而不野然後庶幾通變得宜情文相稱也

李贄字卓吾陽明之徒也其學以翻別前案爲奇非

毀聖賢爲高每創爲兩人語其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一笑曰然則羲農以下晝日燃燭而行也次至孟子以迄程朱誹侮尤甚摺擊繩趨矩步之士以呂政爲聖帝武璽爲聖后馮道爲聖相反賊林道乾爲二十分膽二十分識其子死益肆誕妄造妖捏怪靡所不至晚年雞髮爲僧始與耿楚侗爲友後爲耿所惡贄遂操戈攻耿嫉儒者如仇讎給事張仲奏其事付錦衣鞠問贄懼罪不測自刎而死於獄其猖狂自恣無復忌憚至於斯極其不得其死也宜哉皇明之末士趨不端放縱淫悖各檢掃地李贄潁山

農輩特其甚者也推原反本則王伯安安得辭其責
哉學術一差貽害世教至於天壤易處可不懼哉前
書說及贊農事猶有未悉者茲又追舉耳

蓉湖金台德安積月沉疾竟作古人人事之了當乃
爾耶不被人攙掇超然爲元祐完人身名俱全有光
淵翁經術文章特其餘事也愚與斯翁卽五十年神
交形跡攸拘罔克過從而居近以來荐服見顧一片
靈犀洞徹心曾居然大存歿矣侵侵末路靡所披心
亦焉用見在哉賢者於斯翁縱未有一日之雅其所
傷惜非獨以姻戚之誼也

文立不薦程瓊知其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
之望也聽松被薦尙成安公以首相作書勉出松翁
舉文程事以答焉文立蜀人師事譙周門人比立於
顏子事載晉書儒林傳劉珙之不薦晦翁滄溪之不
薦拙齋與文程事同一意度後世朋友不知有此個
道理徒以仕宦相攙掇者真面朋也市道也

祔於祖廟者當在三年之後而必先就祖而祭者以
未忍一日無所歸也曷可以宗子死而闕其禮也哉
主人旣攝行宗子之事則當以其名先告曾祖後行
祔祭於喪家恐爲得正也紙榜行事已極虛遠政所

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詎可不告而祭之乎先告後祭亦不可以已者也既無宗子則以喪主而攝宗事者祔祭告祝當用其屬稱亦以此意并爲告由然則何干統之可嫌哉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以某日干支將舉先考府君躋祔之禮于某所異宮行祀方設紙榜且宗子當主祔事而宗子死無後嗣不肖攝行其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趙秉憲 辛丑人日

家無二尊故婦人私服不敢干於夫家若母之私服暮以上喪則其父在者冠昏皆可行而新婦見舅姑姑不可卽席受幣如平時亦不可以姑不受幣而退行見禮奠贄盥饋等禮恐當獨行於舅也心喪雖與持衰差殊周旋于樽俎筵席之間爲禮之盛者詎可以心有重喪而抑而行之哉見舅禮畢見姑于房室而贄則陳而不行以示變恐宜

所謂儒爵云云世俗所以黷弄儒者其假真售僞不誠無實者孰有甚於此者哉來示山林之名沮天下爲善之心誤天下爲善之人者至哉言乎然由是而

逡巡畏避不力於爲善則是有動於毀譽也凡係外
至者祇當視以太空浮雲而已大隱翁平生守身泥
塗軒冕方其門戶全盛猶苦辭儒選儒選適足以汗
却此翁今而後知其永免則在斯翁分上詎不大好
伎活乎昔邵堯夫自詆其急流中領取十年快樂愚
會誦斯義於隱翁曰吾輩則當享畢生快樂更爲賢
者願之寧爲真士夫母爲假道學是爲鄙二臬憂時
憤俗而發者吾輩所警省其不在茲乎隱翁所值情
界慘惻有未忍言者而亦能順受安之若命不如此
何以爲隱翁哉

答趙東憲

辛丑四月

示諭漢湖所引朱子語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
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斯言與孟子所云此之謂大丈
夫者同一意致愚所嘗三復而激昂者也凡爲小人
儒者其異乎穿窬者幾希末俗易高滔滔是徇名忘
實政所謂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何足道者也
朱子說遍考大全語類而終不得此與此翁所引程
子四百四病惟俗不可醫云者之不載於程書同吾
輩罔克看詳而然身豈此翁無所見而云爾哉明道
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是心須教由自家黃

山谷亦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漢翁合兩說而認出於程子如明德小註虛靈不昧說明德意已足卽陳北溪說而認爲朱子者同苟其名理之可宗則不必切切於所從出也况漢翁立論爲懲假真售僞同流合汙之習者乎此翁器局俊偉言議磊落學問門路之真正當爲并時羣賢之冠冕苟欲矯俗舍斯集何由哉幸益誦法申望俯覩乾薑爲賤疾對證之劑其爲珍感不翅神丹亦願學薑性之到老愈辣用副故人持贈之至意也

不知親死之日者用是月或丁或亥日舉祭恐非可已繆昌期劉球皆死於囹圄而莫知其日故卽其聞諱日行祀茲爲可遵也忌祭卜日無所於稽惟不詳死日者乃可爲耳

稅服當以曾子說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云者爲正鄭康成亦云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通典步熊賀循皆同鄭義而惟王肅以但服殘月限滿卽止立論而庾蔚之斥以求之人情未爲允愜至謂無殘月之制是符曾子成訓也然則追後聞喪者不拘服期之已過未過追服其全服恐宜喪服不杖暮條爲衆子註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

教繼公曰士妻爲妾子亦期據此則嫡母之服妾子一視衆子已矣妾子服嫡母如親母則嫡母安得不服妾子如己子乎善乎退溪之言曰古人雖嚴於嫡庶骨肉之恩則嫡庶無異故不分差等 國典亦壹遵古禮也

答趙秉憲 辛丑六月

承諭以我之稱譽人過度反爲其人之害俾母蹈前習所云其人無乃賢者自道耶抑別有所指耶愚素性柔弱善善長而惡惡短每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願學大舜之隱惡揚善雖被以方之欺猶懷與人

之善今服勤誨亦不改此度幸諒此意彌強爲善俾夫夫階底至善之域如何如何名盛則責望重實不副則訾咎濶以故名下難居斯爲古來通患然聖人未嘗教人求名亦未嘗教人避名避名者剗方就圓圖占便宜往往淪於流俗其弊甚於好名好名者猶能慕善慕善者可以有爲祗宜循名責實而已信能真誠勉學則一個身心點檢不暇豈有餘念可及於世間毀譽乎聲聞過情固爲可恥而我自不求則過不過亦何與我事耶賢者占得少歇處亦已久矣固無先病後瘳之可言何須要遵晦別生病痛乎鄙

人贅疣於世老而不死爲人口吻中軟物久矣嘗所
矢言舉世毀之而靡足以損吾之一毛舉世譽之而
靡足以增吾之一毛吾守吾身吾讀吾書與人無相
干涉符到卽行爲究竟法已矣聊誦拙規用備賢者
之取舍焉

妾子父在爲本生母當被髮杖期豈遵正室子父在
母喪之禮以雜記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之文
而知其然耳杖故練不杖則期而除服豈有練不練
之可論哉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註妾子父在壓屈也此以同宮者而云爾若異宮則

父在亦當行禫也近翁答賤子問始而不敢同於正
室子父在母喪之禮似當服不杖期亦不被髮而禮
無明文爲疑後得雜記小記之文爲杖期之證亟改
前見至若嫡母在爲所生母寒岡主服期陶庵主伸
服三年而妾子無爲嫡母壓屈之義則陶庵說恐得
正而近翁於此兩說始未決從違後答尊王考文曰
家禮勿論嫡母有無并許三年陶庵以從家禮爲正
見此方無疑於是焉看詳則可認初晚之別而不迷
於裁取也

語孟精義後改名集義集義序見載於朱子大全而

朱子遺書所載者祇名精義與集義一書而二名也
集義序舉九家而不及周氏精義亦然而論語或問
兼舉周氏周氏似是周恭叔而其說無從可見也按
年譜精義成於壬辰而九家說猶有遺脫既加補塞
又得毗陵周氏說附于本章仍改稱精義曰要義或
問則實以二程及十家說辨論者而弘治間刻或問
時不并刊要義故追補之說雖有或問所論而本說
不可攷可恨問考首編揭黃仲昭小識而亦載此說
容叔應據黃說而云然也尤翁只據見行之精義而
并或問編成已矣農巖贊周氏以敦厚易直亦據或

問所攬論而云爾未必見集義所載周說也

妾爲女君不杖期肇自喪服而家禮備要之所俱載
恐不可易也傳雖曰妾之事女君如婦之事舅姑此
以服勤而云爾未可以婦服舅姑之陞三年而亦爲
女君三年也老洲嘗云雖婢妾既御於君則當免賤
而不爲女君三年也祇服不杖期則被髮非可議到
也被髮本非古禮子婦之爲舅姑被髮尤爲非禮今
不可猝改而後有周公者出而制禮則必去被髮也
審矣

凡未行三年之喪者撤几筵當限以主喪者之除服

則承重妾子於其所生母撤靈亦當以總服除日爲限是爲得禮之正厚齋說心喪行饋奠以終三年者出於情勝恐不可從也若有在室女應服三年者則當爲之再祭如古禮無則祇當以總服之盡爲撤靈之期已矣情理雖甚缺然亦無如之何矣若不揆禮律擅行三年之喪則非禮家之所知也

與趙東憲

壬寅南至

賢者并與小成而斷絕則行藏已定矣卽所云忘形乎物我之表縱志乎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者也間與大隱丈商確座下向後關柝之

當否則其言曰我東士夫不農不賈徒謀其食故指官爲家一往不返而第今祿仕苟欲愛民濟物則俸錢有媿奚暇圖私若民與家俱肥未之前聞幸以紫陽所謂貧者士之常毋易其操之訓爲終身服行之符寄語孺文云故爲之誦傳計應怡渙也粵瞻世界聲利滔天其不沒頭沒尾者幾希真是舉世之人若狂如座下者必立脚得住方可以維持頽俗也孺文素日不以得喪寵辱累心而吾輩兩翁爲先事之論者反恐汗却高蹈也仰噓仰噓貴宗古樸齋泰萬氏不囿於鶴原風氣能超然自在不喪真心者奇哉奇

哉大舜及象尚矣靡敢擬倫而惠跖牛髓亦可以并
舉比諸南褒之於衮沈義之於貞北窓之於礪石川
之於百齡又加難矣常恐其湮滅無稱故要爲之立
傳是亦衰世之意也座下可能述傳家舊聞如遺事
者示及否當依據而泚筆矣

答趙秉憲

壬寅亞歲後三日

無怨無惡無譽無毀穩過平生之云不害爲安身立
命之義諦而一此爲準則幾何不爲和光混塵貴無
名者乎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斯爲得好惡
之正者以故往哲取人於毀譽相參之中若祇以無

怨惡毀譽爲度則要須闇然媚世每人悅之而後乃
能所以似德而非德爲德之賊也惡鄉原以反正經
卽孔孟朱宋所傳授之真詮正諦吾輩所宜銘心而
刻骨者也凡人世之得喪寵辱毀譽是非靡足以累
我靈臺惟以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天
爲存身之究竟法如何如何聲聞過情固君子之所
恥愚之所常兢兢者也於稱道賢者亦豈沒分數而
云爾哉聖門諸子非不彬彬而獨稱顏子爲好學好
學二字出處尊嚴非夫夫之所敢當者然而欲施諸
并世則舍賢者其誰亦以期望綦重不容不加此題

目幸勿推讓必學而至於聖人是爲所厚冀耳信道
益篤行果守固茲乃八字符勉旃勉旃
二妻耐者男位居中而左右耐焉者世俗通例而呂
坤以兩婦夾夫爲褻夫一位婦一位左右既分雖三
五婦當同一位斯言恐爲得禮

答趙東惠 乙巳臘月

俯示兒子諸紙俾兒子讀而聽之自不禁發一大笑
也愚七十年塞兌息影與人無相干涉垂死之年不
幸致玷儒選受人嗤點固已多矣獻議事又是不幸
中不幸致有沈書而殿之以通文其所醜辱固有紀

極然是必有暗地做謊殊塗而同歸者如沈宜年輩
亦何足責哉舉世譽之而靡足以增吾之一髮舉世
毀之而靡足以損吾之一髮向前喫盡多少脣舌而
吾心空蕩視之以太虛浮雲也媚疾者亦何嘗有愛
惡哉特以我名位之故也顧茲危喘凜凜若將朝暮
就溘幾何不相忘於江湖也視所在而攻之者不已
勞乎毋勞心於緝翩交構卽淵翁所以謝西峯之徒
者也愚於其人亦云爾然吾雖老悖豈可與此輩啾
啾乎愚之所知無辨已矣賢者亦以我心爲心更勿
以斯事掛齒如何如何不惟不掛齒亦不妄掛心也

昔因華陽碑事屏溪門人發通侵及漢湖其辭之危
險殆無異沈書漢門諸賢至欲對辨而漢翁苦心挽
止事遂得已愚不敢妄擬於漢翁而賢輩之爲我地
者前後豈有二揆哉君憲之封還沈書俾不發露者
豈出於慮患之苦衷處變事而不失其正者也卽以
此事說與此身無毫髮不盡分者莫費往復致煩葛
藤不勝其厚幸也座下因沈事辭氣過越至比其人
於武叔之毀仲尼世無仲尼安有武叔乎無乃辟於
親愛而不覺引喻之千萬不襯乎善乎三洲之論曰
白休庵李延平一生爲師門出力衛護誠則殫矣然

其承繼淵源發明師傳孰若聽松沙溪之爲烈哉賢
輩於此知所以自措哉後以書來勿復攬及斯事惟
專意於自修用卒聞可之類是爲所交勗耳

答趙秉憲

己酉建陽日

鹿門悟辭絕倫講研名理往往師心獨造其所論心
幾與理無別與漢湖書說能字非不玲瓏透徹而終
是過當晚年論理者不過初年所說能字之影而已
分明是認氣爲理此翁於氣之本然處有實見得者
故一向從氣上推理却有摸象可據遂認爲一物而
守之甚固若不知一物之中自有正定不易之體老

洲扶植理字其功當并稱於孟子性善養氣之論也
蓋理無爲而氣有爲理無跡而氣有跡理弱氣強理
爲氣掩故聖賢千言萬語只要理爲氣主主理者儒
者之學主氣者異端之教也吾儒中務自得者舉不
免主氣所以花潭之自得不若退溪之依樣也

服祥祭之服以示前喪有終卽因雜記有父之喪未
沒喪而母死除父之服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而
云爾也是爲輕喪中重喪變除當服白笠白布直領
白帶行父祥無可疑者也有以承重喪中行父之祥
與母喪中行父之喪不同有壓屈之義不可服白衣

冠問諸近翁近翁引沙溪說雖於總功輕服亦當暫
釋重服而服其服况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何疑云
者而曰壓尊之嫌非所當論是爲可遵然櫟泉祖母
喪中除父服行祥以全廢重服未安以布直領素帶
蔽陽子變除恐爲得中也承重喪中猶然况所後父
喪中除本生喪者乎本生除喪卽受黻制黻制非可
施於斬衰服中者也持三年之喪者於總功之憾成
服猶可以釋重服輕而黻制則與總功衰服不倫恐
不當比擬於輕服而變服黻服也祇合以櫟泉所行
爲正耳

從古聖哲受誣於流俗者亦復何限而至若雪橋漫
錄中說及漢湖者非出於工訶乃因傳者之妄承訛
襲謬以致然耳雪橋東州高士非若叔孫武叔之毀
仲尼也愚亦曾有傳聞之誤就質于近齋近齋曰吾
嘗荐拜漢翁于永同衙次而不見有是事累言而不
一言吾則信服師說已矣漢湖間世英豪也言行之
正大學術之純粹非直歷選并時數與擬倫疇敢肆
其誣筆點瑕於白璧哉多見其不知量也何必屑屑
辨哲於後生少輩有若辨誣然哉

答趙秉憲

己酉白露之翌

文章亦有小心放膽之異爲學者亦何爲不然哉南
塘講學論理師心自得未免太快至于論禮一掃經
傳註疏創立己說是所云放膽也其於謂天子諸侯
不可爲長子斬及由旁支入承大統而不得以先君
爲父者當稱其私親爲父爲之服三年者靡所考據
取辨胷臆者不幾近於無忌憚乎非直惶恐已矣鹿
門辨說明白痛快無復餘蘊其有裨於禮教者詎可
量哉九京可作南塘亦應悔謝之不暇也

師無服心喪三年是爲不易之正理而程子栗谷情
義淺淡之論又不可已者也當據檀弓吊服加麻三

月麻除心喪三年爲宐其不能者是爲朋友麻非師服云者集考說固爲守經而心喪三年是豈可貴於夫夫者乎必準三年如勉齋之於朱子則得正而否則如沙溪之於栗谷尤庵之於沙溪以期年爲度恐爲得中也名爲三年而不嚴於心喪則未若減其期而盡其禮也當遷就於情禮之間而處之恐難局定也若責祇見伊川面者以服三年則竊恐師生之名從此絕矣詎非可悶乎蓋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曾之於孔子雖服斬衰三年亦可其成已之功與君父并其次各稱其情

已矣

喪服記不曰朋友總而曰朋友麻者非服總也只是加麻於吊服之上而已故注云相爲總服之經帶而處於五服之外則非總服可知也旣葬而除麻非若更行心喪如師服然也朋友之墓草宿不哭以過期則不復哭也引朋友期而爲爲師三年之證者鄭注看得甚正而三年者心喪也期者哭已矣

答趙秉憲

庚戌元月

息傳不住溫繹否道體至中庸闡發顯明無復餘蘊始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中散爲萬事卽達道達德九

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卽又天命之性矣是爲座下所雅言無容提及而竊不勝贊嘆聊復云爾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朱子亦嘗云爾而以虛靈不昧之靈陰陽不測之神屬之形而上者恐不辨道器之別也神理固妙合無間而詎可混而爲一物乎是出於不識心與氣質之分而致然也實見得心體之至神至靈則自無多少說話而已從塘屏諸賢認心爲氣質只喚做心以火臟已矣亦不欲索言也座下亦宜各尊所聞何須切切於辨析乎市南續集云云亦出於手

分現化置之無復道也

所示朱子婚事原書中此兒云者安知非爲第三兒耶禮主循序卽婚恐非當然縱使拘於事勢而致然非爲法於後世者也曷可以大賢所行而苟從乎

答趙秉憲 壬子孟夏

換鵝使君近况安吉亦能得乎上官優優乎做邑否聞千里饋糧用供甘旨云計應戛戛也承示習奢已久不能頓變茲乃舉俗所通患非直爲尊門之憂且推遠之地尤難容力而爲子孫惜福存乎崇儉故曰儉德之恭也計應以斯意爲有家模範而竊恐良工

之心獨苦也盛業之因憂患倚闕者固爲可悶而奉
八耄之親管百口之命者若待了無事在則恐無其
日隨分施功健天之以惟日不足俾延斯文一脈茲
爲所仰望耳賤疾日添月欲上眩下痿委身床第其
不真做尸鬼者幾希常恐風燭奄及不復見吾孺文
而死死固快活而終於無聞將齎恨於千古是爲所
痛悶耳愚雖靡足道天地中間自枉身也蚊鼓之狂
鬪簧舌之噂喏何與於我哉危喘凜凜待盡辱刻者
曷可與金李兩人爭競長短乎所謂毀譽專出於愛
憎好惡何曾有定準哉華陽老子三達俱尊而猶不

免倉黷惡口况末路乎人心險巇殆甚於瞿塘滯瀕
吾輩祇求不獲罪于天已矣吾輩做自家人修自家
心安得閒工夫向人分疏乎臧否太明易致取禍善
善長而惡惡短郭有道所以免也吳伯豐朱門之顏
子也若不蚤世則衣書之托詎讓於勉齋哉朱先生
始疑伯豐立脚不住至云曷嘗見顏子而爲桓司馬
家臣夏間其樹立卓然以其早世歎吾道之衰賢者
只知其始不知其終故月朝乃爾耶愚之所期望于
座下者以終始一揆也儘能於大原頭見得真切則
世間得喪榮辱瑣瑣無足道也承喻不忘在溝壑自

無窒礙大小快活讀下不覺塵襟灑落靡吾孺文
何處見得此箇名論耶

吾東辛壬閒事不幸與趙宋光寧之際相似四大臣
蓋當餘干之任者預建儲位其忠則同而特不克
如紹熙之行禮耳欲退閒之意亦有上教參決非
如傳禪而猶累日廷爭不知止者雖其脅持沮撓罪
在羣兇而廷請一事終是過於慮患故陶庵以玉署
長居在花田而一不入參此跋之所由作也斯爲建
儲義理築底處九京可作四忠亦應莞爾而笑也蓋
辛壬誣獄雖出位如五人皆當斷以一忠字微淺如

白望只當斷以一冤字是乃陶翁定論可驗其明理
知言也斯跋之見刪原集固爲可恨而卽因金氏諸
公不欲受文集而然乃有所不獲已者存耳老洲所
著辨惑乃天壤間有數文字而其所忌諱甚於此跋
曷可遽出乎靖獻篇卽貞庵外孫金公獻材所述其
所以辨聖誣而明大義者亦不可易者也事實疑晦
非據當時文案未遽看詳者也紹熙行禮記載說部
可考而知也

父在爲祖服斬卽因天子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
不任喪事而云爾以故勉齋續通解天子諸侯正統

有云鄭志雖專爲天子諸侯而言然臣庶之家父有
篤疾不能執喪而子代父執祖父母喪者宜均用此
禮尤翁南溪之所施於閔慎家變禮者也帝王家事
不可爲證只宜以本服攝祀者春翁說恐爲得正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